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楊武墉

山谷集卷二十九

宋 黄庭堅 撰

題跋

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過見案上紙不擇精麄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

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温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沙市舟中同觀者劉觀國王霖家弟叔向小子相

跋東坡水陸贊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絶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

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

遂良者數紙絶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盈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跋東坡書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絶塵惟顔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為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黄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

豈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絡之不遠予與東坡俱學顔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昴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

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益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作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

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顔魯公以余考之絶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嘗為余臨蔡明遠及魯公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賛俗子喜妄譏評故具之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

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稚恭初不信況單見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刺譏嗤點葢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佃夫自龍城携來也

跋東坡帖後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顔尚書楊少師尚有髣髴比來蘇子瞻獨近顔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跋東坡與李商老帖　彭

軾啟昨日辱訪且惠書教適病未能讀晨起乃得詳覽閲味再三悲喜兼懐知德叟有子不亡也未能往謝

寫得墓銘大小兩本擇而用之可也病倦裁謝草草

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不同師而同妙漢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頽吾將安仰實同此歎庭堅書

跋東坡書帖後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盧州李伯

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磐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跋東坡論筆

東坡平生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為諸葛之下者猶勝它處工者平生書字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自以為筆論窮於此見几研間有棗核筆必嗤誚以為今人但好奇尚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善雙鉤懸腕故

書家亦不伏此論

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娬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葢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及爾

書摹搨東坡書後

此書摹搨出於拙手似清狂不慧人也藏書務多而不

精別此近世士大夫之所同病唐彦猷得歐陽率更書數行精思學之彦猷遂以書名天下近世榮咨道費千金聚天下竒書家雖有國色之姝然好色不如好書也而榮君翰墨居世不能入中品以此觀之在精而不在博也

跋偽作東坡書簡

此帖安陸張夢得簡似是丹陽高述偽作葢依旁糟畺山芋帖為之然語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堂也高述潘

岐皆能贗作東坡書余初猶恐蔓得簡是真蹟及熟觀之終篇皆假託耳少年輩不識好惡乃如此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它人所到也

跋為王聖子作字

老夫病眼青不能多作楷而聖子求予正書與兒子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楷目前已有黑花飛墜矣然學書之法乃不然但觀古人行筆意耳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隷

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

書繒卷後

少年以此繒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爾然未必能別工楛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

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此書既以遺荆州李翹叟既而忘其本復從翹叟借來未謄本輒為役夫田清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屢索此卷恐為人盜去余殊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

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

昌州使君景道宗室之秀也往余與公壽景珍游時景道方為兒童嬉戲今頎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宣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之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余書不足學學者

輙筆愞無勁氣令乃捨子瞻而學余未知為能擇術也適在慧林為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遣此不別作記

跋與徐德修草書後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予草書多俗筆蓋予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湔祓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為人書德修來乞草書至十數請而無倦色愠語令日試為之亦自未滿意也德修持此紙來乞書又為予作墨汁予以燭下眼痛未能下筆又送髙

麗墨三九皆六年隨貢使精品也德修耽玩筆墨甚於嗜欲其爲求予書乃能頓舍世間深重恩愛此與楚文之昌歜屈到之芰熙也之羊棗何異哉德修舍所愛而逐所愛猶是放一拈一者也雖然予得墨而喜亦舍其沐猴者歟

書自作草後

舊爲陳誠老作此書不知乃歸楊廣道已數年余謫黔南道出尉氏廣道持以相訪茫然似不出余手梵志所

謂吾猶昔人作昔人者邪紹聖甲戌在黄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窻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自評元祐間字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余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葢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

題萬松亭

太平寺後萬松亭二十年前涪翁為篆其榜今聞增葺殊勝往時遠託清禪師易其榜并作伽陀六言寄刻山間

石上天柱峯無比肩鬱鬱髙松滿川萬身蒼髯老禪剗心忘義忘年說法曽無間歇松風寺後山前四海五湖衲子更於何處參玄若覔向上關捩靈龜石下流泉太平堂中老將家活都無一錢會得佛頭著地不會佛脚梢天

書贈福州陳繼月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寛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賛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閒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黄皁白亦自粲然學書

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以作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

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
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
郎所藏唐人臨冩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
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
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共城張載熈名家
子能官而好文尤喜筆札自以平生好佘書但見碑板
以予喜其凡弟故以連州藤紙兩大軸來乞行草會予

遷入宜州城中土木之功紛然作於前不能有佳思桂州人日日求去窓間屏事書此心手與筆俱不相得譬如稚子畫沙上書耳

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𠫵次愊塞因學書盡此卷覺沆瀣生於牙頰間也杜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真知言哉一日飲屠蘇頗有書興案上有墨瀋而佳筆莫在因以三錢雞毛筆書此卷由知着觀之在手不在筆哉

跋舊書詩卷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甲午觀此詩卷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亦自喜中年來書字稍進爾星家言六十二不死當壽八十餘審如此真當以善書名四海先生乙酉生乙酉歲終

論黔州時字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步自張園看酴醾回燭下試宣城諸葛方散卓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

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輩同功矣

跋湘帖羣公書

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

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争先也

跋五宰相書

潞侯嘗侍伯恭學士南北官守故多得貴人書帖藏於家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中有人視之嘻笑者道人曰此舟中人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牀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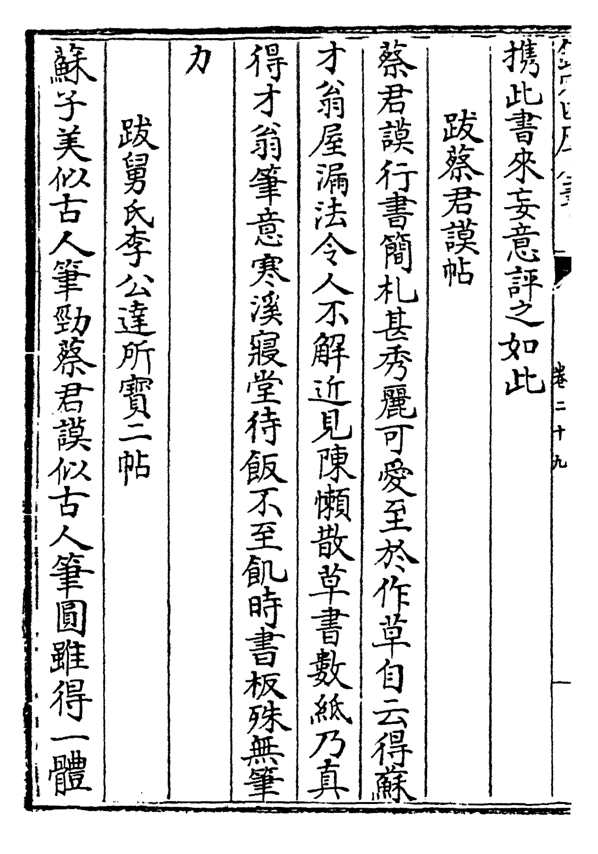
而借縣印閣其上中夜有聲硜然至縣印而止夫縣印能禍福百里尚可以却不祥况五宰相書耶淄侯謹藏之而已

跋常山公書

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埶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綈錦士大夫書尺間班班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

味其言也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一作書藝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筴暮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摹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



攜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得才翁筆意寒溪寢堂待飯不至飢時書板殊無筆力

跋舅氏李公達所寶二帖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

皆自到也

跋周子發帖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絶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葢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

性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葢草書法壞於亞栖也

跋唐林夫帖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為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振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殊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為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衆所不及處

題王荆公書後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揚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它蘧瑗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跋三伯祖寶之書

櫝敦禮携此書來云是蔡君謨書觀其筆意非君謨也考其官論其世非君謨也君謨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此大字豪勁疑是家三伯祖實之書所謂江南黄茂先江北叚少連者也君謨未嘗仕王府而實之常作宫邸教官語意近之

跋王才叔書

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魁梧壅腫乃以筆力豪壯

為主范中濟中潛書益其季孟也人各自有時當治平之元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東方生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豈不信矣哉

跋米元章書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劒斫陣强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跋王晉卿書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

足甚奇怪以為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跋李康年篆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絶塵惟顔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北面爾自為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顔楊鴻鴈行子瞻極辭謝不敢

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為此論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絶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氷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為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常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輙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來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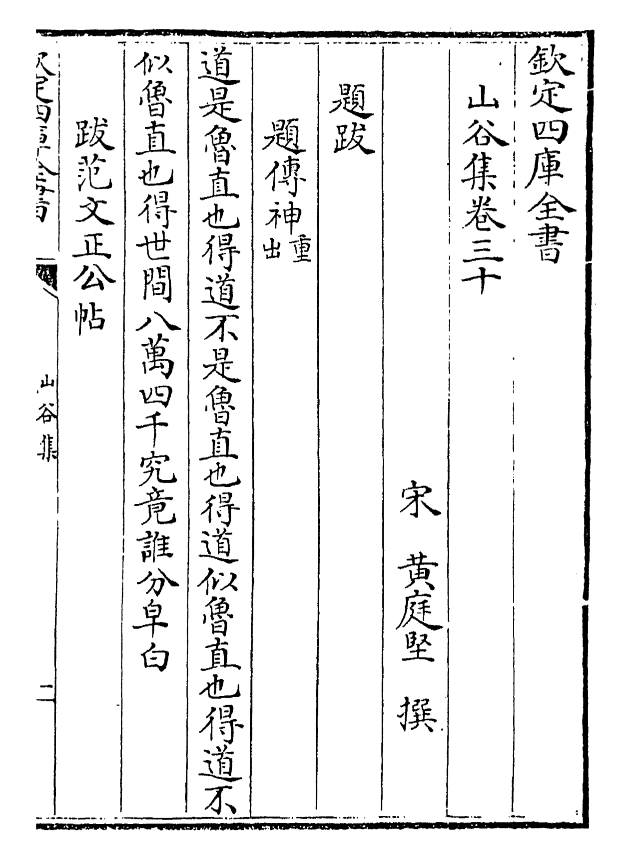
跋西園草書

西園草書如散聖說禪人不易識若逢本分鉗鎚雜碎

跋淡墨碑銘

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葢見古人用筆廻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

山谷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山谷集卷三十

宋 黄庭堅 撰

題跋

題傳神重出

道是魯直也得道不是魯直也得道似魯直也得道不似魯直也得世間八萬四千究竟誰分皁白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着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

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古人志士吾不信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葢正書易爲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葢書多能雖大賢不免焉

跋范文正公詩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閒第一品人也故余每於人家

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跋种大諫墨迹

种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况筆精墨妙耳

跋顔魯公壁間題

余觀顔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泫然流涕魯公

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四十年蹈九死而不悔祿山縱火獵九州文武成禽魯公以平原當天下之半朝廷勢重賴以復立書生真能立事忠孝滿四海不輕用人國史載之行事如此足以間執讒慝之口矣汝蔡之間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使萬世臣子有所勸勉觀其言豈全軀保妻子者哉廉頗藺相如死向千載凜凜常有生氣曹蜍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豈直

要與曹李爭長邪

跋高獲敬公傳

余嘗怪蔚宗不以高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葢敬公使鮑汝南北出至三十里亭而致雨其言不類儒者爾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眭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操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

跋江記注墨迹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善稱道江

鄰幾常想見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君之孫端禮季共游季共甚藝而强於學益前人之風聲氣習猶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藹然江氏當寶傳之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萬里謫居夷陵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文人或少拙而晚工至文忠少時下筆便有絶塵之句此釋氏所

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余雅聞文忠謫夷陵得通判西京留守事朱叔庠作太守遂無遷臣之色然竊恠文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嘗怏怏此處及來荆州見朱公之孫乃知朱公已解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忠與朱公别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臨舊治為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出界首迎候乃涣然不疑亦知朱公於舊僚之意甚篤也

跋朱侍郎奏藁

朱公前朝老成引年謝事隱約丘園猶不忘天下之故曹公云老大勤學唯吾與盛孝章爾老不倦學誠難得人余觀近世侵尋於富貴者往往埋沒於酒梧歌舞之中不省家事况憂國乎盛孝章當作袁伯業

題知命弟書後

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氣合其臭味極力推挽之不遺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雖衣冠貴人唾辱之如

矢溺亦自以廢疾如支離疏攘臂於稠人廣衆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詩樂府清麗可愛讀書不多亦會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葢棺每見其遺墨令人霣涕

題所書杜子美小詩後

荆州孫惇夫以幕客攝領涪州郡中肅然徐察之事事修舉它日正官未必能爾也為留兩日恨識之晚以卷軸求書一旦為書三軸此一卷起士脳灘下至酆都而畢余舊作薦士詩云挽士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

其然有亦未易識亦并寄於此

書天姥吟遺馮才叔

河南馮才叔雖與無一日之雅而往作象郡太守而予之同祖蕭氏妹為其夫棄之象而薄游湖湘江淮逾年不歸并蕭之所生母餓於象女弟刺繡履袜以養其姑久之兄弟奔竄不能來顧省之崇寧之元乃自象州取而歸云非得馮太守則為嶺表之餧魂矣故予雖未識才叔已心許之為急難之友矣才叔以此紙來乞書因

為書太白天姥吟豪壯之語遺之

書徐德占題壁後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於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萬夫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實傾使人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髣髴見其忠厚之氣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為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塤收和執中公葢塤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其論煕寧元祐以來改易更革天下之大故利病得失去彼取此所以云為者使人聽之實一一不倦而忘歸也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吾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

曰膾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嘗患才難有之又未必用可勝歎哉

跋王荆公禪簡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為龍又無角吾以為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語雅麗精絶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賔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亹亹似教似諫依於莊周凈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葢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税鞷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没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跋東坡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伏追涼於護國院與余洪範問來候公出此卷戲題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歐陽元老好學幾於智篤行幾於仁居其鄉使人遠罪與之處使人寡過 獻

王觀復窮而不違仁達而不病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為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為友 蕃

楊明叔不病陋巷而樂其義不卑小官而盡其心强學不已未易量也 晧

跋黄侍禁墓銘

伯祖侍禁以先侍御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本以儒學自

将而直天禧之詔下科進士皆補三班借職蓋與石曼卿同升也雖仕宦不達其在施州能使徼外蠻畏威改過可知其不碌碌矣至於與伯父晦甫論遷沓禺城非是而名震于京師諸公翕然稱之朝廷亦向用公也使少得者老至今在朝平生經術亦得少見於此宗族且託庇焉萬里之塗車軸折於中道未嘗不痛惜也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

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羞矣營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匹紙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醞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贊曰能因濯余古銅瓢湍

酌飲之曰飲此則為子書匹紙子予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瓢示余因為落筆不倦是日子予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跋僧齊已詩

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州延已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宫莫問十五篇以自見盖已初捨俗入大溈山叅禪猛利持律清苦晚歳牽情於詩遂作荆州僧正以老故有未謝侯門去之句爾十二郎見過定

是高家郎君此絶句高勝翰墨亦可愛

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孥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息息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輙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枯木道士賦後

南充李長倩骨清而氣秀是臺閣中人也於世俗事窺其藩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也其於儒學必將升其堂而嚌其胾者也長倩之叅軍事於黔中也會余以罪竄逐在此其相見如兄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也然公庭以薄書期會為見功林下以草木蒙密為得計其勢常離而不合相從之日少其間相從而相語又希矣於其解官而西也慨然余病不能作詩已十年矣故書余與

子瞻曩所作賦以贈別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賛

吾友周壽元翁純粹動金石清節不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為作使之合盖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耳少時在廬陵與之同僚此時元翁尤少年已能重厚抑畏無兒子氣遂游登茲茂叔有子盖豫章生七年便知有棟梁用耳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梁左補闕宗殆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殆棄其官族出家號無名後周欲奪其志命大臣以美官誘之無名自陳宗國顛覆反俗有七不可誓言哀切遂不奪之又賦五苦詩詞意高潔時多傳寫觀息心銘似其晚年所作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文章耶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為叢林雜學者之戒故為書之

寫蔡明遠帖與李珍跋尾

戎州舊吏李珍小心而辦事家有水竹亭館亦能娑娑

風月不甚出圭角於羣吏間余之竄戎州使君彭道微故人也又與之有連每遣珍來調護余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及余蒙恩東歸珍亦用年績當赴吏部復調護余行橐下荆州不漏毛甲余以疾留荆渚珍告余而西珍之勤恪似不愧蔡明遠也故戲書魯公明遠帖與之

跋元祐間與三妗太君帖李布公達之妻

庭堅幼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誨之有母之道焉

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人捐館不得盡哀於銘旐之前未嘗不隕涕也何人表之妻出舊書讀之愴然崇寧元年九月甲申繫舟樊口庭堅題

題舅氏李公擇墓柱

元祐六年十二月壬申甥黄大臨來祭墓下厥甲戌庭堅叔達乃克來哭嗚呼清明豈弟友安鄉黨正色立朝諄篤不忘而陸沉如此嗚呼誰其似之

書舅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龜父筆力可扛鼎它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於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

書梵志翻著韈詩

梵志翻著韈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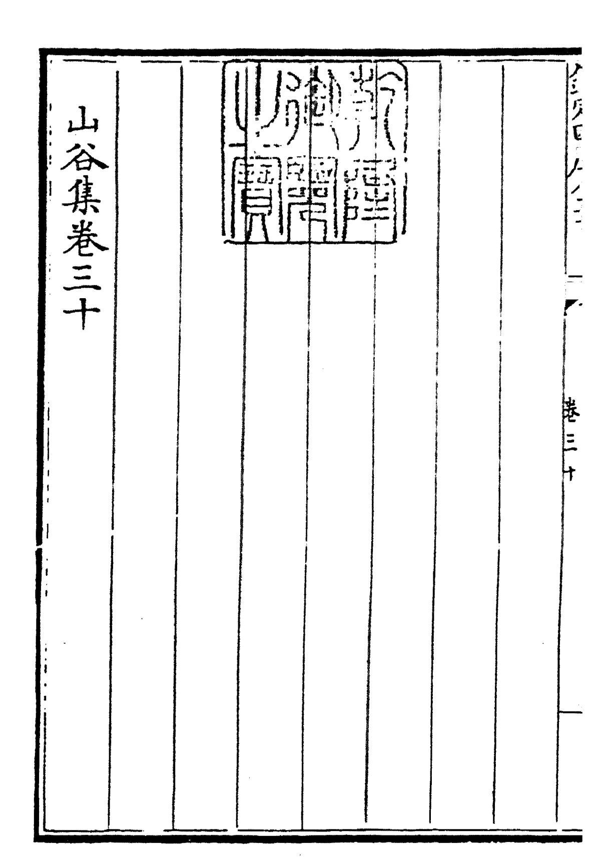
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競法也令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之事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李偉之罪人也

題刀鑷民傳後

陳留江端禮季共曰陳留市上有刀鑷二年四十餘無室家子姪惟一女年七八歲矣日以刀鑷所得錢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無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為有道者也

書贈晁師

老晁相識三十年竊意已落鑊湯中輸它牛頭阿旁余南遷道出葉縣繫馬廣教寺中見晁如平生問渠何術自濟乃能如此晁笑曰吾飲酒時十方世界皆同一味吾啗衆生時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閻老子不管你口辯



山谷集卷三十